

跟着诗人游乐山

编者按

三苏「载酒凌云游」

向传君

乐山,自古以山水美景而闻名于世,宋代文人邵博曾经赞叹“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曰嘉州”。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游览乐山,写下众多诗歌和美文,为后世留下恢弘的文化遗产。可以说,景观名胜和文学艺术,彼此成就,也互为影响,是当下文旅产业兴盛发展的一场“双向奔赴”。从本期起,本报文化版开设专栏“跟着诗人游乐山”,约请乐山文史研究者、乐山沫若书院研究员向传君,带着读者一道,聚焦历代诗人对乐山风物的歌咏,循着诗人的足迹,在新春开启一段不一样的文化旅程。

凌云山,乐山非常知名的一处风景名胜。邵博称赞“(嘉)州之胜曰凌云寺”,将其视为名胜中的绝佳者。苏轼曾经写下“颇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的千古名句。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眉州眉山人,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有“诗神”之称,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同为散文家,同列于“唐宋八大家”,合称“三苏”。

嘉祐四年(1059),三苏沿着水路出川,途经嘉州时,他们游览了凌云山。此次的游览,成就了一代文豪苏东坡,也成就了一座文化名山。

载酒而游

凌云山之旅,三苏父子携带着美酒,一路博奕饮酒,对诗唱和。在游览凌云寺时,苏洵写下了一首诗歌《游凌云寺》,诗云:

长江触山山欲摧,古佛咒水山之隈。千航万舸膝前过,仰视绝顶皆徘徊。足踏重涛怒汹涌,背负乔岳高崔嵬。予昔过此下荆渚,斑斑满面生苍苔。今来重到非旧观,金翠晃荡祥光开。萦回一径上险绝,却立下视惊心骸。山川变化禹力尽,独有道者尝闲哀。琢山决水通万里,奔走荆蜀如长街。世人至今不敢慢,坐上脱骨冷不理。余今劫劫何所往,愧尔前人空自吟。

诗中的长江,指岷江。大佛坐落于江畔,足踏汹涌的波涛,背靠巍峨的凌云山。成千上万的船只从大佛膝前经过,仰望绝顶,顿生敬畏。寥寥数语,便道出了大佛的壮观。正如我们游览大佛之时,仰望宏伟的大佛,无不震撼。

诗人昔日乘舟经过此处前往荆渚,看到大佛面部长满了青苔。此次再来,已非旧日景象,金光闪耀,祥光呈现。可见,大佛曾经进行过维修,重装了金身。

在凌云山山顶,苏轼在游览了治易洞后,写下了《治易洞》一诗。诗云:“自昔遥闻太守高,明爻象象日忘劳。洞中陈迹今如扫,斯道何曾损一毛。”

治易洞,又作注易洞。诗中的“太守”是指北宋皇祐年间(1049—1054)的郡守吴秘,他曾经在这里治《易》。诗歌的前二句赞扬了吴秘治《易》的勤劳,后二句表达出治《易》遗迹虽然已荡然无存,但却无损于《易》道。治易洞是嘉州易学象数派的遗迹,古代文人墨客游览凌云山,必到治易洞一游。洞前如今有现代文豪郭沫若“注易洞”的题匾,亭柱上有一副楹联:“非有非无,太极图中藏本相;至虚至实,鸿蒙窍里见真空。”

八仙洞以北原有烂柯洞,苏轼游览时,题“烂柯洞岩”四字,并书一诗:“但得身闲便是仙,眼前黑白漫纷然。请君试向岩中坐,一日真如五百年。”

再往北的龙泓山,苏洵在游览之时写下了一首《游嘉州龙岩》。

系舟长堤下,日夕事南征。任意纷何速,空岩幽自明。使君怜远客,高会有余情。酌酒何能饮,去乡怀独惊。山川随望阔,气候带霜清。佳境日已去,何时休运行。

这首诗歌没有过多着墨于龙泓山的风景,主要在于抒发情怀。全诗感情浓郁,格调苍凉,反映出诗人苏洵对前程渺茫的抑郁心情。



▲三江观佛 宋道君 摄



▶凌云山石梯 宋道君 摄

同名而诗

颇有意思的是,三苏乘舟离开嘉州之际,都创作了一首《初发嘉州》的同名诗歌。三首诗歌,因人而异,心境不同,韵味也不同。苏洵诗云:

托家舟航千里速,心期京国十年还。乌牛山下水如箭,忽失峨眉枕席间。

诗中的乌牛山,指乌尤山。“千里速”“水如箭”等词,均反映出诗人急切的心情,或许是因为求取功名心切。相比于苏洵着重于抒发情怀,苏轼的诗歌则更侧重于写景,其诗云:

朝发鼓闻闻,西风猎画旂。故乡飘已远,任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蜜江清可怜。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野市有禅客,约台寻暮烟。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

苏轼的这首诗歌,营造出一种轻快的氛围,让人心旷神怡。“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这两句诗歌,让我们引发联想,如今乘坐游船,游览凌云山和乐山大佛,与苏轼初发嘉州时所见情景,或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苏之中,苏辙游览凌云山时,留下的诗歌较少。他的《初发嘉州》一诗最长,诗中不乏描写舟行凌云山下的风景。

放舟沫江滨,任意念荆楚。击鼓树两旗,势如逐征寇。纷纷上船人,檐急不容语。余生虽江阳,未省至嘉树。飞舟过山足,佛脚见江浒。舟人尽敛容,竞欲揖其拇。俄顷已不见,乌牛在中渚。移舟近山阴,壁峭上无路。云有古郭生,此地苦笈注。区区辨虫鱼,尔雅细分缕。洗砚去残墨,滴水如黑雾。至今江上鱼,项有遗墨处。览物悲古人,嗟此空自苦。

余今方南行,朝夕事鸣榔。至楚不复留,上马千里去。谁能居深山,永与禽伍。此事谁是非,行行重回顾。

诗中的“九顶峰”,即凌云山的集凤、栖鸾、灵宝、丹霞、祝融、拥翠、兑悦、望云、就日九个山峰,合称“凌云九顶”。乘着船只,从大佛脚下经过,可以一览峻峭的九顶峰和乌尤山的风光。

苏轼游览凌云山之后,作为宋代文坛的领军人物,无疑成为了凌云山的“代言人”。嘉州山水也深深刻入了苏轼的灵魂之中,以至于后来他在外任官,仍时常怀念,他在他的代表作《送张嘉州》中写道:

少年不愿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颇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虚名无用白首,梦中却到龙泓口。浮云轩冕何足言,惟有江山难入手。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谪仙此语谁解道,请君见月时登楼。笑谈万事真何有,一时付与东岩酒。归来还受一大钱,好意莫违黄发叟。

“颇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展现出苏轼对“凌云山”“龙泓口”“峨眉山月”“平羌江水”这些嘉州风物深沉的热爱。而他在另外一首诗歌《送吕昌朝知嘉州》中也写道:“不羨三刀梦蜀都,聊将八咏继东吴。卧看古佛凌云阁,敕赐诗人明月湖。”

同样,乐山也因苏轼“载酒凌云游”而引以为傲。凌云山上至今仍然有不少苏轼的遗迹。大佛头部左侧临崖处有清音亭,苏轼曾经手书亭额,今清音亭上的题额是后来重刻的苏轼手书。大佛头部后面的栖鸾峰上有东坡楼,历代的诗歌、楹联题刻极多。东坡楼前有洗墨池,池栏上刻有苏轼说故事的连环浮雕。

三苏“载酒凌云游”以后,历朝历代无数名人名士游览并歌咏凌云山。以山水之胜而闻名的凌云山,因此也成为了人文厚重的文化名山。

八旬剧作家出版新作《凉山春晓》唱响“梨园情”

本报讯(记者 宋亚娟)近日,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国家一级编剧、乐山作家陈德忠创作的戏剧文集《凉山春晓》。该书选录了作家多年来创作的剧作、剧评、诗歌等,充分展示了一位剧作家躬耕梨园,为文艺舞台倾力创作的丰硕成果。

《凉山春晓》是陈德忠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一出独幕话剧的剧名,也是其剧本处女作,曾在部队演出深受好评。戏剧文集《凉山春晓》一书,不仅收录了当年的处女作,还选用了《拉古河畔》《除夕之夜》《铁铸红心》《红色纽带》《峨眉金黄连》《射箭坪上》《万年索道情》等独幕话剧和方言小品,全方位展现了一位剧作家热爱家乡,扎根百姓生活,文艺抒写时代发展,讴歌人性真善美的赤子情怀。除了剧作,该书还收录了陈德忠多年来创作的剧评和诗歌,内容广泛,充满时代特色。

据了解,年近八旬的陈德忠执着剧本创作。他曾以乐山为脚本,为这片土地贡献出电视剧《大佛凌云》《春江归帆》《大佛失踪》,以及电视艺术片《雷电诗魂》《乐山风情录》等,这些作品在省内和央视等平台播出后,产生了广泛影响,为宣传乐山作出了积极贡献。

“他以这些文字,与我们分享了一位剧作家、诗人和民间文化学者的精神成果,也让我们从中看见了他,看见了自己,看见了他共处的这个时代。这是一部戏剧的著述,也是一份文化的档案,弥足珍贵,值得爱读。”对《凉山春晓》的艺术成就,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艺术总监、上海戏剧学院兼职教授罗怀臻在该书序言中如此评价。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将呈献馆藏特别展览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 黄茜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2月1日宣布,将呈献首个以该馆馆藏为主的特别展览“金彩华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梦蝶轩藏古代金器”。展览将于2月22日至9月25日期间举行,将展出200多件(套)精美的古代中国金器,其中大部分展品是由香港梦蝶轩主人卢茵茵与朱伟基捐赠予该博物馆的馆藏。

本次特别展览是香港大型金器展览,集中展示黄金制品在中国历史中的艺术和技术成就,探讨金器在古代政治活动、文化生活以及跨区域互动交流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此次展览年代最早的展品可追溯至公元前十八世纪,部分珍品包括古代贵族华丽的金饰及其马匹和马车的装饰品。虽经世代沧桑,这些精美的器物仍金光闪耀,当中大部分器物更是首次公开展出。

梦蝶轩主人卢茵茵与朱伟基均为世界著名收藏家,其金银器收藏尤其闻名于博物馆和收藏界。他们于2022年向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捐赠共946件中国古代金器,为该博物馆建立世界领先的中国艺术品馆藏和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博物馆将通过此次古代中国金器展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确立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角色,让世界各地观众领略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艺术。

长篇小说《斑鸠落地》连载②

开砍仪式

■ 龚静染



人们仿佛已经闻到了卤水的气味。接下来的事情是架设视管,修建灶房,只等盐卤从井口中喷薄而出了。

那些天,怀荣三开始排兵布阵,要把井打穿后的工作全部布置好。他把大儿子怀穆松叫到面前,吩咐他到江安去选购上等楠竹,因为那里的楠竹最适合用来做视管,质韧而耐久。又把二儿子怀穆霞叫到面前,吩咐他去叙府采购麻绳和桐油,待楠竹全部运回后堆放在工棚里备用。等这一切办妥,还得隆重地拜天地,敬盐神。

那天,花盐街上人群拥挤,怀家在祠堂的外面空坝上举行开砍仪式,很多人都来看热闹。只见四周围满了人,几个试篾匠腰上扎着根白色的布带,一把锋利的砍刀插在背上,等鞭炮一响,工匠们便摸出砍刀迅速将楠竹剖成两半,将中间的竹节打通,然后用公母笋重新合在一起,通过雕扎工艺用麻绳密密缠好,用油灰把缝隙填上,再在外面刷上一层黄亮亮的桐油,一根结实的视管即告成功。

这是考验工匠的时候,好的工匠一刀下去齐齐地变了两半,卤水走在里面不会泄漏,

而差的工匠则会把一根好好的竹筒砍坏,只能当柴禾烧。当然,好的工匠留下,两天一顿肉;差的就只有去当挑卤工,一周才能吃两顿肉。

一口盐井需要成百上千根这样的视管,架设还要穿过凹凸不平的崎岖山路,长的连绵数里,然后才能够把它接到熬房。如果是一口大井,每天要供几百口盐锅熬煎,那视管的制作、运接、安装就更是个浩大的工程。

开砍仪式一过,怀家上上下下都感到忙碌的日子真正开始了。一口大井的诞生,意味着又需要大量的工匠了,雇工的事情也提上了日程。怀家的管家就在四处贴出了雇工告示,把八仙桌摆在了大门口,凡有技能者都会留用:掌柜三十吊,管账十五吊,帮账七吊,总灶二十吊,坐灶六吊,烧盐工四吊,挑卤工三吊,守盐仓工二吊,学徒一吊,杂工三百文……

当然,最忙的还是怀荣三,常常直到夜深,他都还在津津有味地查看《盐口簿》,因为那上面是整个井的凿办记录,已经是厚厚的好几本了。每次翻起它们,他的内心就非常

激动,他一直在想,《盐口簿》到底会记到哪一页是终结,而在那一页之后,就再也用不上它了,它会被束之高阁,成为一段历史。这天一早,怀荣三还睡意惺忪,就听见仆人来敲门,原来是盐场大使署的盐官要去参观草坡上的黑卤深井。

怀荣三来不及洗漱就迎了出去,陪盐场大人去走了一遍。工地上热火朝天,连绵的视架在山林中起起伏伏,而高高的井架已在搭建,木匠在锯木,瓦匠在盖房,工匠在挑土,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看完井,盐场大人摸了摸山羊胡,双手作拱:“恭喜恭喜,怀家又要堆起一座盐山了!”

这时怀荣三就对旁边的魏碧山说:“这两天有船要去湖北,赶快去那边探探行情。”接待完盐场大人,怀荣三回到家中已过午时,他感到有些疲倦,想躺一会。当他靠在床头正要入睡时,就听见儿子怀穆春的声音,孩子正在窗外逗那只捡来的斑鸠,鸟在笼子里跳来跳去地扑腾,怀荣三突然就想起了王贵来,瞬间睡意全无,不禁生出一些焦虑来。几天后,魏碧山备好了船。临走前,怀荣

三为他饯行。那一天,两人边喝边聊,颇有些意气风发。趁着酒兴,魏碧山突然想露两手,当年他可是有名的捕吏,身怀绝技。如今虽然也近六十,但眼不花耳不聋,看起来仍然是精气十足,若是同人试身手,那些年轻力壮的人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

这时,只见他把衣服一撂,就在大堂上摆开了架势,只见一阵眼花缭乱的,怀荣三又看到了当年武艺高强的魏碧山。“要是咸草坡上的井打出来,第一船盐我亲自押!”“好!”怀荣三不禁鼓起掌来。第二天一早,魏碧山就上了船。这次去湖北应该算是轻松,船是三帆三桅的大盐吊子,坐起来平敞舒服。船上准备了足够的酒肉蔬果,一路上并不寂寞,倒有些逍遥自在。走了四五天,船就到了夔门,这是个出川的盐关,其实此地也是地理上的分界。魏碧山缴完夔厘印盖关防章后,解缆上船,由此东下他们就出川了,他的下一个目标直指湖北。(未完待续)

云南河泊所遗址清理出汉代有字简牍1300多枚、封泥837枚

据新华社昆明电(记者 伍晓阳 严勇)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月1日发布消息说,河泊所遗址出土的汉代简牍和封泥清理工作已全面完成,清理出有字简牍1300多枚、封泥837枚。

河泊所遗址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附近,是古滇文化的核心居住区,其东北约一公里即为曾出土金质“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古墓群。2021年以来,河泊所遗址考古揭露出主体为西汉时期的文化堆积,发现灰坑、房址、墓葬、水井、灰坑、道路、河道、田埂、田块等遗迹600余个及大量器物。其中,重要发现为封泥、简牍、道路、大型建筑基址等。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简牍和封泥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汉代文书材料,而且属于脆弱文物,清理保护是第一要务。”考古领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志龙说。这批带泥简牍有1100多箱,近日已全部完成清理,清理出的简牍90%已完成扫描,发现有字简牍1300多枚、无字简牍1万余枚,已辨认出“滇池以亭行”“建伶县”“始元四年”等文字。

经过清理,出土封泥共计837枚,包括官印封泥、私印封泥和无字封泥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官印封泥,包括“益州太守章”及“建伶令印”“同旁丞印”等,涵盖了西汉设置的益州郡及下辖24个县中的20个县名。